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書卷二十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二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閭慶

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為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

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戸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戸賜姓拓拔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

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宏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鋭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

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征西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

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
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
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
軍録前後功進爵為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
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
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

衛宫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
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
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
官子悦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
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為太祖帳内都督累遷奉
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
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
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

倜儻有大志深為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即位進封揚國公拜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為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為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

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将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将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為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将軍加持節征虜将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

百戸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淅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欵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

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冡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産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

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為同州仍以祥為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既分三

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
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犲狼横噬黿玉已毀喁喁黔黎
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翦無思
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
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鄉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
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於魏
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含垢
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芭藏

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鋭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

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谷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

公邑萬户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寛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封凉國公位至柱國大將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迥之弟也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太祖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守晉陽

後方入關從太祖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内都督從儀同李虎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宏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為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

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户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為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綱凡迴率衆伐蜀綱從太

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兎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輙多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即位進位柱國大将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戸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

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為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宫必無内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叚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户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户四年五

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事在迥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為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民酋長魏正光

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為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户自此常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為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户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宫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於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畧勇冠當時正光中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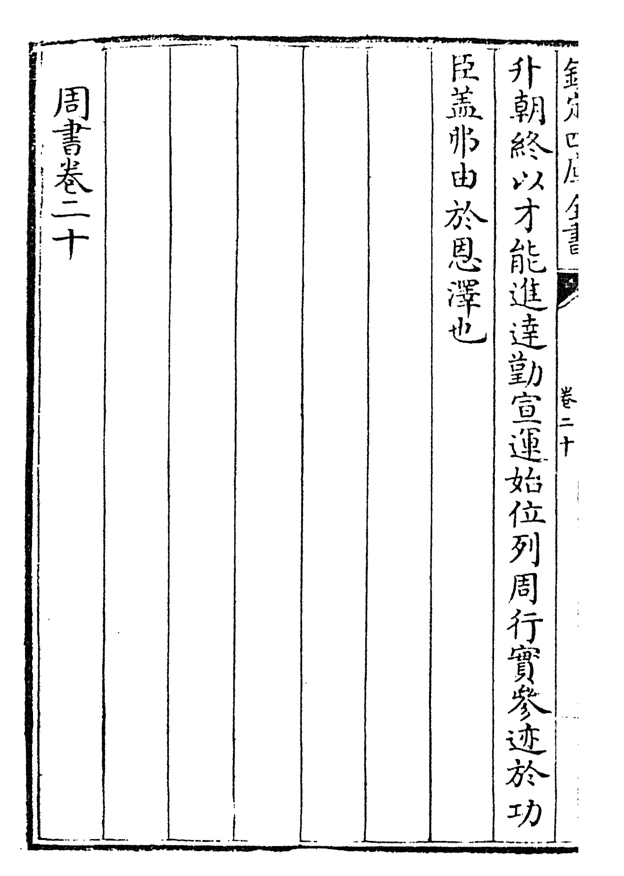
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簒逆之謀豈可茍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

羣盜競興人皆徇己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户及邙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為伯增邑五百户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勲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

帝踐祚出為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户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户如舊入為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

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淅湖灃廣蒙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



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亦由於恩澤也

周書卷二十

周書卷二十考證

王盟傳王盟字子仵○子仵北史作子什

子勵○勵北史作勱及後諸勵字同

賀蘭祥傳賀蘭祥字盛樂○北史同 臣文淳按晉蕩公

護傳作盛洛北史亦同樂與洛未知孰是

閻慶傳次子毗嗣○嗣監本訛稚今從北史

周書卷二十考證

周書卷二十一

唐 令狐德棻等 撰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

而姓焉父侯兜性宏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侯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内難方殷請修隣好其

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

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吕陵始吒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疋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為撝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

戰數十合皆為廻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廻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廻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廻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廻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髙多病廻往在京師每朝退參候起

居憂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顔進食以寧迥之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衮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户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

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為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

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

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别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號曰黄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大敗遂入鄴迥走保

北城孝寛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愽祐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

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户後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

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鋭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劒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劒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基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基虔

密使詣秦請為内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秦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恭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恭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内温人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位

至尚書令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
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
元景魏収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禄
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
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屬文宣
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
數日間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
朝士私相謂曰今上黨亡叛似赴成皐若與司馬北豫

州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榮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為靜帝后尋出為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為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郧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郧隨温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

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為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

消難之赴邙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卷二十一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尉遲迥傳取蜀制梁○梁諸本訛作勝今從北史

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北史万俟呂陵始作俟呂陵始綦連作綦連雄

遣譙淹回師為攜外援○北史作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攜外援與此不同

攜與紀子宜都王肅○北史王字下有圓字

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北史進下有國字

其麾下千兵○北史無千字疑衍

周書卷二十一考證

周書卷二十二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楊寛 兄穆 儉

柳慶 子機 宏 兄鷟 鷟子帶韋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乂勢傾海内惠達嘗因寶夤與乂言論乂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搆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退

還仍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勲中書舍人寶夤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為府祭酒給其衣馬即與參

議岳為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為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為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禄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悦所害悦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悦平惠達歸於太祖即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

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府司馬便委任焉
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為長史赴洛陽
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
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
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勠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
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
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効其尺寸則志
願畢矣太祖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

将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户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閲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為安東将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為伯增邑三百户尋除中書令進爵為公增邑通前九百户加衛大将軍左光禄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

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

揚景謂蕭寳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邉之將王若能先驅効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寳夤深然之及寳夤為大都督以景為功曹參軍後為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寳夤為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寳夤征討寳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寳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為隴右大行臺啓景為行臺郎中賀拔岳為大都督又以景

為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户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内史父鈞博學彊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

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恭寛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効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寛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邉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寛守禦尋而城陷寛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寛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寛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寛被

逮捕魏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末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揚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王今彊之以行亦恐不為人用顥乃止孝莊踐阼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杲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

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寛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彊弩之末何能為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寛與爾朱能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寛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揚寛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寛至天穆撫髀而笑曰

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

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户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内俄

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寛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弑崩寛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寛官爵留為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攺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黄門侍郎監内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寛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寛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揚寛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

釋又除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寛為閤内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户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畧漢川而梁宜豐

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
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
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
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豳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為
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
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戸從賀蘭祥討吐谷
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戸除小冢宰轉御正中
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藉寬性通敏

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為清簡歴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陜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寛二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寛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華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
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
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
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
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事
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武初
除衛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
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

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户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為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緝宋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

揚州大中正慶幼聦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治章句好
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聦敏
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
慶立讀三徧便即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地
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
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
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
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

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縁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闋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還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即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

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羣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領

記室轉户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蘓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别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匈横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

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歛手不敢侵暴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名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

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詔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

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清河縣男邑二百戸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

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顧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

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
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
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為腹心
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
踈忌出為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為雍州别駕領京兆
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於司會府庫倉
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

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為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兄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

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
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為當世所推歴小納言
開府儀同三司司宗中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
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頴亦善草隷博渉群書辭彩
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
建德初除内史上士歴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
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

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内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鷟蚪檜
蚪檜並自有傳鷟好學善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
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
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簿後與
諸父歸朝太祖辟爲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
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
叚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定之並即降伏既
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即時隨帶韋報命以奉

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

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
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
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足下不取也僕聞賢
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
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
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
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為解
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

發摘姧伏百姓畏而懐之世宗初入為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户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毋憂起為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滞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為益州總

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
大軍東討徵帶韋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
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陳王
純出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
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
宣納上士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竇爲揚寬荷恩於晉泰既而蕭
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草廬崎嶇

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立朝懐
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並遭逢興運各展志
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違忤
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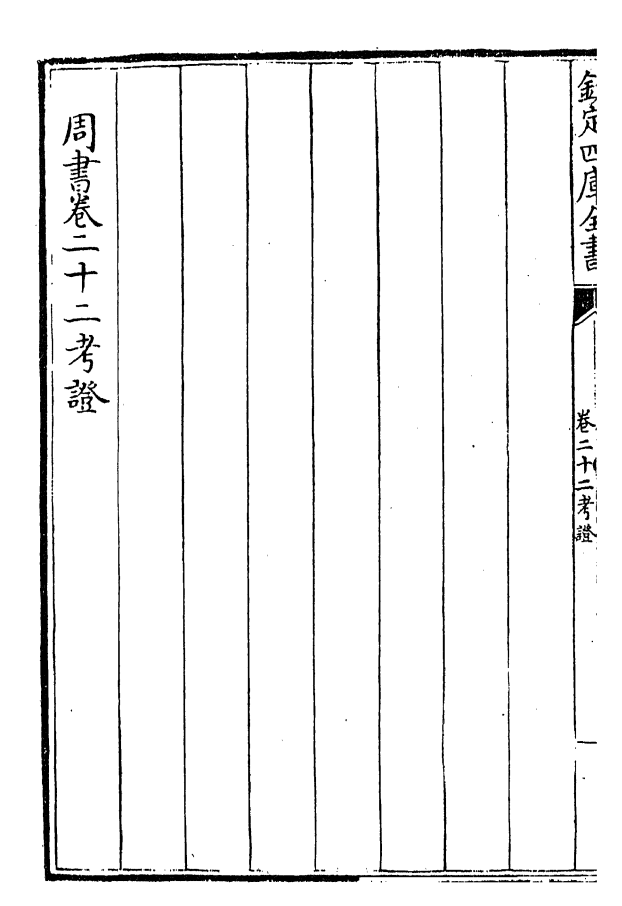
周書卷二十二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揚寛傳子紀嗣○北史作子文紀嗣

穆字紹叔○穆與儉係寛之兄自此以下至華州刺史句當另自成傳

柳慶傳今欲首懼不免誅○首字下脫一伏字



周書卷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周書卷二十三至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劉禮

周書卷二十三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十五

蘇綽　弟椿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

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

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

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户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伯增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

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

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令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

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

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

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晩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

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絶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生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

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令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

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禄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説是也而況

州郡之職乎茍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

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

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

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

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戸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郵獄

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隠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

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

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

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

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曠夫平均者不捨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

辦日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
舉息輸税之民於是弊矣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
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
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悦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
差發傜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傜而遠戍富彊
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
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

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
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
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郡公
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
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
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曁
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
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

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
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
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曁乎文
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賈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
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
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
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

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兹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廼乂令台一人膺天之緞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緜二紀天未絶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

家將陞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廸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

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内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兹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寛寛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歳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歳月日時罔易其度

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惇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

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怠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肅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

書曰終始惟一德廼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兹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閒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之而已綽嘗

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瑶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

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瑶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美陽伯娶晉公護

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懐道縣公
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
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
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
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戸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决斷正光中關右賊亂
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

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為太祖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

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

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為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徵管之臣罕聞於世點會逐刜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謩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己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

比肩矣太祖提劒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斵彫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卷二十三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

蘇綽傳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柱國泰諸本作柱國諱北史作柱國泰下文同 臣文淳按李虎亦為柱國但虎位周文之下詰詞似舉周文以統百官今依北史改正

逖致於雍○北史作逖至於雍熙此脱一熙字

周書卷二十三考證